



CHINA

Numéro

Paris

MARION BARBEAU

SPRING 2024 春季刊 No.110
定价：人民币100元 港币120元

ISSN 2789-2972



9 772789 297001 >
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789-2972

MARION BARBEAU

巴黎舞魂

剧院、古典舞、芭蕾……Marion Barbeau 身上带着最原教旨主义的巴黎灵魂，优雅和自由并行，身体与精神合一。电影和现代舞是她探索的新领域，潜力一旦激发，便绽放出更强的生命力。拍摄现场，Barbeau 穿上香奈儿 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，古典与现代再度碰撞出火花，这是独属于舞者的魅力时刻。

摄影 Annie Lai，造型、创意 Audrey Hu，采访 Claire Bonnot



抹胸式刺绣连衣裙配以黑色薄纱套裙，
CHANEL 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

细肩带露背刺绣长裙, CHANEL
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

粉色缎面两件式套装, CHANEL
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

肌肤光滑，头戴蝴蝶结，身着香奈儿高级定制刺绣花朵薄纱改良紧身衣，舞者兼演员 Marion Barbeau 看起来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。她在镜头前随意变幻，时而是优雅到极致的卡巴莱舞者，时而又诗意向满满的皮耶罗形象，抑或是德国现代舞先锋 Pina Bausch 舞团的一名常驻演员。身为巴黎歌剧院首席芭蕾舞演员，Barbeau 曾在 2022 年 Cédric Klapisch 执导的电影《舞魂》（En corp）中担任主演，且备受赞誉。片中她饰演一名受伤的芭蕾舞演员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。Barbeau 在大银幕中清新又坚毅的形象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如今她被视为法国电影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这位三十出头、充满活力的女孩正在休假，这期间她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全力探索自己的各种感官和可能性，直至下一个演出季回归巴黎歌剧院。“自从拍电影以来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目前，我处于自我探索之中，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

切艺术活动都使我能够真正地做自己。” Barbeau 正在探索的新领域包含电影和现代舞，它们都为她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表达场域，“我惊喜地发现，自己能够把埋藏在心底的东西展现出来，是一种完全的释放”。在舞蹈中，她充满野性、爆发力和不可预知性；在银幕上，她又是神秘、性感而独特的。我们无法轻易对 Barbeau 进行归类，她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感，而这正是艺术家的魅力所在。Barbeau 从小浸润在各种摇滚音乐会中，钟爱 Jacques Tati 和 Peter Sellers 那种略带忧郁的荒诞幽默感[如电影《派对》（The Party，1968）]，喜欢思考新浪潮导演 Éric Rohmer 电影中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问题，也会被意大利导演 Alice Rohrwacher 电影中的无形魅力所吸引。Barbeau 想象自己成为唐子小丑、致命女人或是野孩子。既出人意料，又令人期待。



对页：刺绣蕾丝连身裤，CHANEL
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Numéro：您刚刚为香奈儿 2024 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拍摄了一组大片，其灵感恰恰来自芭蕾及其舞蹈世界。作为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和香奈儿品牌挚友，这对您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吗？

Marion Barbeau：我一直都很喜欢低调优雅的香奈儿风格，这种魅力四射的女性形象恰恰也是我祖母的外号来源，大家都叫她“香奈儿奶奶”。自 Virginie Viard 2019 年起担任创意总监以来，我一直非常欣赏她的手法。她把所有的艺术——音乐、舞蹈、时尚——融合在一起，并把它们变成一场派对的方式让我着迷。谈到 2024 香奈儿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……在拍摄现场时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名巴黎歌剧院穿着芭蕾舞 tutu 裙的小舞者。另外，在时尚界有一部分跟舞者那种“强大生命力”的一面是完美契合的。

您的古典舞生涯堪称典范：11 岁进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学校，17 岁成为歌剧院芭蕾舞团成员，22 岁晋升为领舞（Coryphée），25 岁晋升为主舞（Sujet），28 岁成为首席舞者（Première Danseuse）。是什么激发了您对跳舞的渴望？很简单，当年我姐姐在上舞蹈课，我也想跟她一样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，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杰出的老师，她一眼就看出了我在身体条件和精神意志方面的潜力。年仅八岁的我就必须做好每天疯狂练习的准备。我的动力主要来自我想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，芭蕾舞中的立足尖、跳跃动作、转圈……我喜欢挑战，对舞蹈充满热情。我在 27 岁之前对此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。

就像您在电影《舞魂》中饰演的角色 Élise 一样，作为一名舞者，您的内心也在古典舞和现代舞之间摇摆不定……

2018 年，我在歌剧院遇到了以色列当代编舞家 Hofesh Shechter 的《不回头的艺术》（The Art of Not Looking Back），自那以后一切都变了。巧合的是，电影中的 Élise 也是因为 Hofesh Shechter 而经历了她的舞者生涯转折点。导演 Cédric Klapisch 正是在巴黎歌剧院拍摄这部舞剧而结识了 Shechter，于是决定以此创作出剧本。尽管 2016 年我曾出演过舞剧《伊奥兰塔 / 胡桃夹子》（Iolanta / Casse-Noisette）——这是由 Sidi Larbi Cherkaoui、Édouard Lock 和 Arthur Pita 编排的现代舞作品，但我还是常年活跃在芭蕾舞团，最初几次尝试舞者等级考试都不成功。在那段时期，我逐渐远离了古典舞。2019 年，当我成为首席芭蕾舞演员时，我已经想过要离开巴黎歌剧院，去其他剧目舞团或者编舞舞团。而恰恰在那时，我遇到了导演 Klapisch，并得到了这个电影角色……

您当时感觉到前方一扇崭新的命运大门正在开启吗？

我非常喜欢拍电影。我没有一秒钟感到是痛苦的。我发现了作为演员的另一种职业，因为在古典舞中，即使角色的叙事性很强，但戏剧性才是最重要的，一切表演都要非常外露，非常夸张。在电影拍摄结束时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空档期——我正从歌剧院休假——我可以去旅行、有机会去寻找其他舞者……歌剧院这么多年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，抛开了舞者身份，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到底是谁。我现在不太想追求晋升星级舞者（Étoile），我将尝试更多围绕现代舞展开的项目，特别是 2024 年由编舞家和舞者 Laura Bachman 创作的现代芭蕾舞剧《别碰我》（Ne me touchez pas），以及与现代舞编舞家 Dimitri Chamblas 合作的项目。

细肩带露背刺绣长裙，CHANEL 2024
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您甚至还获得了 2023 年法国凯撒电影奖“最佳新人女演员”的提名，这在电影界是真正的星级地位了……

一年过去了，我仍然没意识到，这完全不是我当初设想应该要走的道路。不过必须承认的是，能达到今天的成就简直不可思议！自那以后，我有幸又拍摄了另外两部电影，角色都与我的舞者身份完全无关。一部是 Baptiste Debraux 导演的《逃离的人》（Un homme en fuite, 2024 年 5 月上映）；另一部是 Simon Bouisson 导演的《无人机》（Drone），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。前者，我饰演一名 18 岁愤怒的罢工者，年纪正处于青春期和成年之间；后者，我饰演的电影主角是一名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的女孩，她将与一架无人机发生一段相当特殊的关系——这是一个挺黑暗的反乌托邦题材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角色会走向光明还是步入黑暗。

电影《舞魂》中的 Élise 最后开启了新生活和新道路，那么对于您本人来说，现代舞给您带来了什么？

我第一次与 Hofesh Shechter 合作时，舞台上有多位女性。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女性力量和姐妹情谊。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“你很棒”，我想听到的是“你们大家一起很完美”。另一部在歌剧院上演的现代芭蕾舞剧也让我脱胎换骨，那是以色列编舞家 Sharon Eyal 的作品《Faunes》（2021 年）。在这部舞剧中，我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女性魅力，既有野性和不可预知的一面，又有一种近乎操纵的掌控力。我非常喜欢扮演这种狂野而不可触碰的神秘角色。我认为，与古典舞相比，现代舞的创作语言可以让舞者有更广阔的表达空间，毕竟古典舞相对来说更加规范化，即使如今有不同的编舞家在推动着它不断演变。诠释伟大的古典芭蕾舞作品并试图对其重新审视与改编，以期“拯救”女性地位，在目前仍然是一场艰难的战役。

假如请您用几个经典形象和地标来描述您最喜爱的巴黎的话……

对我来说代表巴黎的经典画面是 Jeanne Moreau 的午夜漫步场景，出自导演 Louis Malle 的电影《死刑台与电梯》（Ascenseur pour l'échafaud, 1958 年），搭配的背景音乐是出自 Miles Davis 慵懒的爵士小号。有着一丝阴暗的氛围，又不失优雅情调。至于地标，我建议大家在傍晚时分去特纳广场（Place du Tertre）的一家欧仁家小酒馆（Chez Eugène）品尝一杯天然葡萄酒，远离拥挤的人群，感受蒙马特的魅力；另外，鉴于我现在住在蒙特勒伊区（Montreuil）（巴黎地铁 9 号线直达），我推荐艺术影院 Le Méliès，在这里可以偶遇大师级人物，比如英国导演 Ken Loach 最近就去过。





饰羽毛薄纱刺绣长裙, CHANEL 2024
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



粉色缎面两件式套装, CHANEL 2024
春夏高级定制服系列。